

傳世十大名著

綠野仙蹤

传世十大名著

王槐茂 李 博 主编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第五十一回 赴章台如玉释嫌怨 抱马桶苗秃受叱呼

词曰：

昔时各出伤心语，今夜欢娱同水乳。女修文，男演武，
揉碎绣床谁作主。听淫声，猛若虎，也把花娘撑
弩。掀翻马桶君知否，秃儿情亦苦。

右调《应天长》

绿野仙踪

话说温如玉同苗秃、郑三坐车到试马坡，入得门来，先是郑婆子迎着说道：“孩子们年轻，得罪下大爷，就连俺老两口子也恼了，许久不来走走。今日若不是老头儿去请，还不肯来哩。”如玉笑了笑，入了厅房。苗秃子就要同往金钟儿房里去，如玉道：“我们且在厅上坐坐。”待了一会，只见玉罄儿从西房内走来，淡淡的一笑，说道：“大爷来了？”如玉道：“来了。请坐罢。”玉罄儿坐在一傍。少刻，萧麻子也到。一入门便笑道：“大爷好利害人！那日我们四五个赶了好几里，也没赶上。今日来了，全全我们的脸罢。”说毕，各作揖坐下。彼此叙谈着吃茶。苗秃子道：“怎么这金朋友，还不见出来？”萧麻子道：“小行货子，心里还怀着棒捶儿哩，等我去叫他。”於是走到东房门前，将帘子一掀，笑说道：“温大爷不来，你三番五次催我们去请；正经来了，你又躲着不见。还不快起来？青天白日里，睡的是什么？”说罢复回厅上坐着。

又待了好半晌，方见金钟儿揉眉擦眼。如玉偷眼一看，但见穿着一件深蓝绸子大棉妖儿，外套青缎灰鼠皮背心，腰里系着条



沉香色汗巾，青缎子百折裙儿，大红缎平底花鞋，头上搭着皂绢手帕一方；乌云乱挽，宝髻斜垂，薄粉轻施，香唇淡点；步履之间，比素日又文雅些。走到了厅中间，有意无意的斜觑了如玉一眼，拉过把椅子来，坐在下面，将脸儿朝着门外，一句话儿也不说。苗秃子笑道：“我的小肉肉，你和我也恼了？我替你舍死忘生，请了一回，你也不与我请个安。”萧麻子道：“你不自己想想是个甚么东西，敢和人说‘请安’二字？”苗秃子道：“我在嫖场中不过手内无钱；若论人才，就走遍天下，也是个二等资格，还不值他一请安么？”众人都笑了。萧麻子道：“金姐掉过脸儿来说话。”金钟儿总不回答。萧麻子向如玉道：“这也怪不得他，委实那日温大爷的嘴巴，太手重些了。”金钟儿听了，将粉项一低，那眼中的泪，就像断线珍珠相似，扑簌簌乱滚下来。苗秃子骂道：“这象皮龟，真不成人类！好端端的被他一个屁，就点缀哭了。”从袖中取出个手帕儿来，斜着身子，替他揩泪，口里骂萧麻子不绝。揩抹了一会儿，金钟儿不哭了。

苗秃向萧麻子道：“他两口子一句话儿也不说，我和你该想个法儿，与他两个作合才好。”萧麻子道：“用不着你我，只用到定更时候，那一只眼儿的光头老先生出来，只用他点头晃脑几下，就强似我们作合数倍。”玉罄儿拍手打掌的大笑道：“原来你两个的脸，还不如人家一根球。”萧麻子大喝道：“胡说！”只这一声，不但温如玉、苗秃子，连金钟儿也忍不住笑了，随后萧麻子也笑了。

打杂的拿入酒菜来，五人坐定。金钟儿连筷子也不拿。问他，只说肚里不受用。略坐了一会儿，就回房里去了。苗秃与萧麻就和与酒有仇的一般，你狠一大杯，我狠一大杯，顷刻告干了一壶。打杂的又添上酒来，两人复灌了数杯，方将锋芒下去。又放开慈量，吃起菜来。皆因何公子去后，郑三家二十余天，无上眼客人。苗秃在泰安来往，还吃了几次肉；萧麻子口里实淡出水

来。今日安肯轻易放过？只吃的瓶尽盘空，方肯住手。萧麻子坐在一傍剔牙，苗秃子嚷着要吃茶。须臾各房里点起烛来，萧麻子道：“温大爷是久别，苗三爷也是初到，我们早散了罢，明日一早再会。”苗秃道：“你说的是。”遂一齐送如玉到金钟儿房内。

金钟儿从炕上扒起来，让众人坐。萧麻子道：“你两口儿好好安歇罢，我明日早来看你。”说罢，同苗秃出去。如玉要相送，被苗秃将门儿倒扣上去了。金钟儿见众人已去，拉过枕头来，依旧倒在炕上睡去。如玉见金钟儿不睬他，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口内沉吟，心中酌量。见金钟儿总是睡觉，一抬头，见柜顶上有几本书，取下来看视，是几本算命子平，一句也看不入去。不住的偷眼窥伺金钟儿。约有起更时分，只见金钟儿起来，走到如玉面前，将烛拿去，往镜台边一放，对着镜子，把头发整理了几下，用手帕从新罩了罩，拿起杯茶来，嗽了嗽口，唾在地下；然后到炕沿边，将被褥打开，铺垫停妥；又将内外衣服纽扣儿解开，也不换睡鞋，回头向如玉道：“你坐一夜么？我得罪你了？”如玉道：“我也就睡。”金钟儿脱去上下衣服，面朝里睡了。如玉又坐了有两杯茶时，也将衣服脱去，揭起被子，睡到一边；离的金钟儿远远的，面朝上纳闷。金钟儿是等着如玉央及他；又不肯失了身分先搂揽如玉。如玉急欲与金钟儿和合，也不肯先下这一口气。究竟两个都是假做作，没一个睡得着。

约二更时分，如玉见金钟儿睡的声息不闻，心里说道：“我何苦受这样罪？不如出厅屋里去，坐到天明，回家是正务。”旋将被子揭起，取过衣服来，披在身上，将要穿裤子，只见金钟儿翻过身来，问道：“你这时候穿上衣服怎么？”如玉道：“我与你寻何公子去。”金钟儿道：“你还敢和我向这样说？”如玉道：“你教我该怎么说？”金钟儿看着如玉，点了两下头儿，那泪痕就长一行、短一行流在枕边。如玉拿着裤子，就穿不上了，忙问道：“你到有什么话，不防明明白白较论一番。”金钟儿道：“罢么。

你只再打我几个嘴巴就是了。”扑起来，将如玉的衣服，从身上拉下，用力丢在傍边；眼含着痛泪，又翻转身，面向里睡去了。如玉急忙钻入被内，从后面紧紧的搂住，问道：“你到还敢恼我么？”金钟儿也不言语。如玉将他搬过来，先将右腿搭在他身上，将左胳膊伸入他项下，搂住亲了两个嘴；又用自己的脸蛋儿，与他来回揩抹泪痕，笑说道：“谁教你见了个何公子，就爱的连性命也不顾，待我如粪土一般？”金钟儿道：“就算上我爱了何公子，不过是妇人家水性杨花，罪也不至於打嘴巴。”如玉道：“你也不该对着许多人，骂我是下流东西。”金钟儿道：“你骂的我成篇累套的，还有个数儿？我你相交十数个月，没好处也有好处来，亏你忍心下毒手，打我两个嘴巴。”说着将如玉一推。如玉笑道：“不用你推我，我也没别法报仇。我只教你今夜死在我手里就是了。”于是不由分说，将金钟儿两腿分开，把阳物没头没脑的往阴户内乱塞。金钟儿道：“慢些儿，通的小肚子怪疼的。”

不言两人行房，且说苗秃子与玉磬儿干戾一度，又睡了一觉，醒来想了想：“今夜小温与金钟儿不知和好不好？我且偷的去看个景象儿。”披了衣服，下地开门。玉磬儿问道：“你出去做甚么？”苗秃道：“我要出大恭。”悄悄的出了厅房。走到东房窗子外，只听得咕咕呱呱，响得凶狠之至；忙用指尖将窗子上纸，触一小窟。往内一觑，只见金钟儿一只右脚，在如玉手中；一只左脚，在如玉腰间，穿的是大红缎平底花鞋儿，又瘦又小，比玉磬儿的脚端正许多，甚是可爱。再看金钟儿，星眸斜视，粉面通红。苗秃子看了，高兴的了不得，叹息道：“小温儿虽然花了几个钱，花的还算是值。像我苗老秃，就可怜了。”又见如玉，忽将金钟儿两腿掀起，发狠抽提，一下紧似一下；再看金钟儿，双目直视，两手搬住如玉的两胁，大声叫道：“我的亲达达，我今日活不成了。”说罢将头在枕头上来回滚了几下，鼻中声息，似有若无，像个昏去的光景，面皮也看的黄了。

苗秃子那里还挨得住？摸了摸自己的阳物，与铁枪一样，连忙跑入西房，看了看玉馨儿，不在炕上，不想在地下马桶上撒尿。苗秃子也顾不得分说，湾倒腰将玉馨儿一抱，不意抱得太猛了，连马桶也抱起来。玉馨儿不晓的他是甚么意思，吓的大惊失色，喊叫道：“你是怎么样？”苗秃子将马桶丢在地下，将玉馨儿放在炕沿上，推倒，急将阳物狠命的插入。他本是情急了的人，还有甚么功夫？不过七八抽就停当。拔出来，将腰直起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揭起被子，钻入里面睡觉去了。玉馨儿坐起，看了看马桶也倒在地下，流的尿尿满地，臭不可闻，不由的心中大怒，指着苗秃子骂道：“冒失鬼的哥哥冒八鬼、冒九鬼，也到不了你这步田地。怎么好好儿出院里去，回来就这般颠狂，比疯子还利害十倍？这不是马桶也倒了，尿尿流下满地，半稀不稠的臭精，弄下我两腿，一泡尿也吓的人也没有溺完，真是那里的晦气，平白里接下个你，还不如接个文雅些的亡八，虽然说是龟钻了龟，少冒失些儿好。”苗秃子用被蒙了头，一声儿不敢言语，任凭玉馨儿裁剪；他也由不得自笑不已。玉馨儿骂罢，从火盆内取了些灰，倒在地下，将尿尿调和了一会，收拾在马桶内盖上盖儿，将簸箕丢在一边；又在面盆内洗了手，嘴里絮叨了好半晌，方才掀起被子同歇。苗秃只装睡着，不敢动一动儿，怕玉馨儿再骂。

再说如玉与金钟儿复相和好，两个鸾颠凤倒，闹到了四鼓方止。次日如玉梳洗罢出来，见萧麻子、苗秃、玉馨儿，都在厅上坐着，见如玉出来一齐站起。萧麻子笑道：“一夜恩情，化除了千般嫌怨，实是快乐不过的事。”如玉坐下说道：“我原就不讨论他。若讨论他，也不来了。”苗秃子道：“这都是开后门的话。我们朋友们说合着，两个都不依允；睡了一夜，就相好起来，也未免重色轻友太利害些。”萧麻子道：“到的要算你的大功。”苗秃道：“我有何功？”萧麻子道：“光头先生之功，即汝之功也。”大家都笑了。萧麻子道：“小金儿还睡儿？”如玉道：“他梳了头就



出来。”

四人吃了一会茶，只见金钟儿掀开毡帘，摇摇摆摆的走来，打扮的和一朵鲜花儿一样。眉中间点了一点红，口唇上也点着一点红，头上带着青缎银鼠卧兔儿，越显的朱唇皓齿，玉面娥眉。走到如玉肩下坐了。萧麻子笑道：“好壮脸呀！”金钟儿笑道：“虽然脸壮，却不是象皮的。”萧麻子道：“这小妖精，敢藉话儿讥诮我！”苗秃子把两眼硬睁着，只是看。金钟儿道：“你看我怎么？”苗秃子道：“我看你大大的两个青眼圈，是昨夜昏过去的原故。”金钟儿道：“止你看见来？”苗秃道：“你到别要嘴硬，会事的快与我个嘴吃，我就不言语了。若说半个不字，我数念个七青八黄；况你又曾说过，请着温大爷来，与我嘴吃，现有老萧作保；一共两个嘴，今日都要归结。”金钟儿道：“我的嘴有气味，休要臭着你了。”苗秃子道：“你不必正话儿反说。你说我的嘴臭，你只问你玉姐，他还说我嘴里常带些苹果儿香。”玉磬儿道：“你到不恶心我罢。”萧麻子道：“金姐给他个嘴吃罢，也算他披霜带露，替你请温大爷一回。我又是保人，你不与他吃，他就要吃我的哩。”如玉大笑。金钟儿摇着头儿笑说道：“不！”苗秃道：“我看这光景，是绝意不与我吃了。我只问你：你家窗棂纸是怎么就破了？”金钟儿的脸，不由的红了一红，掉转头向如玉道：“我今早起来就看见，还只当是你弄破的。原来是他做得悬虚。”玉磬儿听了，心下才明白，向苗秃子拍手大笑道：“怪道你昨晚和疯子一样，不想是这个原故。”说着越发笑起来。苗秃子连连作揖道：“一个相与家，要包含些儿。”萧麻子道：“必定这秃奴才昨晚不知出了什么大丑，你们看他这鬼样。”问玉磬儿道：“你对我说，我也快活快活。”玉磬儿越发笑的了不得。萧麻子再三盘问，他又不说。

大家正鬼混着，打杂的拿上早饭来。五个人吃毕，苗秃子将如玉拉到院中说道：“我今日回去罢。”如玉道：“你家又没事，

回去做什么？”苗秃道：“事到没事，只是我与你不同。我是个穷汉，又与玉姐有相与。到他家不在一处歇卧，彼此脸上不好看；在一处歇卧，世上那有个白嫖的婊儿？一夜一两头，实是经当不起。今日趁回头车儿家去，岂不是两便？”如玉道：“我原答应你十两银子。是这样罢，可将你以前欠郑三的多少，此后嫖了的日子，将来回家时合算，我替你垫一半何如？”苗秃蹙着眉头道：“就是一半，我也招架不住。”作难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也罢了。一个朋友情分，我丢下你，我也不放心。说不得，再陪伴你几天罢。”如玉见张华也无事，发打他回家，照看门户。

从十一月初间来试马坡，苗秃还回家走了两次；如玉直住到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大有在郑三家过年之意。亏得张华三番五次以坟前拜扫话规劝，才肯起身。前后与郑三一百一十两，替苗秃子垫了三十二两，送了萧麻子二十两；将五十两借约，也白白的抽与，为他是试马坡的好汉，镇压诸土棍不敢入门；将聘卖使女们一百八十多两，花了个干净。又与打杂的并郑三家小女厮留了六两赏钱，与金钟儿千叮万嘱，说在明年，不过灯节即来。金钟儿哭的雨泪千行，临行难割难舍。连郑三也吊出眼泪。萧麻子做作的短叹长吁。金钟、玉磬送出门外，萧麻子、郑三同打杂的胡六送出堡门，主仆方回泰安去了。正是：

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月如无恨月长圆。

郎君倒运佳人爱，子弟回头钱是钱。



第五十二回 调假情花娘生闲气 吐真意妓女教节财

词曰：

蝴蝶儿绕窗飞，恰逢淫妓画花枝。玉郎愿代伊。 新
浴兰房后，见双双二妙偷窥。千言争辨罢猜疑，始教痴
嫖儿。

右调《蝴蝶儿》

绿
野
仙
踪

话说温如玉从试马坡起身回家，已是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匆匆忙忙的过了个年。到他祖父茔前拜扫后，着张华将苗秃请来，商量着同往试马坡去。苗秃道：“你日前说与金姐约在灯节后才去，今日正月初三，为时尚早。我又听得州尊传示绅衿行户，今年要大放花灯烟火，预贺丰年；又定了苏州新到的一个凤雏班。内中都是十六七岁子弟，至大不过二十岁。有两个唱旦的，一叫祥麟官，一叫威凤官，声音是凤语鸾音，模样儿是天姿国色。去年在省城唱三四台，远近传名，你也不可不一看。再则郑三虽是个行院家，新正春月，他在那地方住着，也要请请本处有眉面的人，好庇护他。我们连破五不过便去，一则他多一番酬应，二则着试马坡的人看的你和我太没见势面。我们都是学中朋友，斯文一脉，教人视作酒色之徒，不知你心上何如，我苗三先生就不愿要这名号。”如玉道：“什么苗三先生，到是人家的大鸟。不去就是了，有这许多支吾。”苗秃道：“我若是支吾你，我就是你第八个儿子。实是刻下去不得。”如玉道：“就过了灯节罢。”

即至到了正月十四日，苗秃拉他去看了两三出戏；晚间看了

灯，连烟火也不看，便回家。次日又来约他，他老不出门。苗秃自己游玩去了。到十六日午间，催着张华雇车，白雇不出来，皆缘泰安堂客们看戏看灯，将车子都预行雇定。张华挨了无穷的臭骂，还亏苗秃代为分解。直至十八日，方同苗秃坐车。至十九日到试马坡。

郑三家两口子迎着拜贺，金钟、玉磬接入厅中坐下。金钟儿笑向如玉道：“你还好，竟没有失信了。”如玉道：“我初三日就要来，苗三爷说我没见势面，他是斯文人，怕人说他是酒色之徒，因此迟至今日。若不是，早来了数天了。”玉磬儿向苗秃道：“你这番来的大错了！此处是乐户家的地方，坏了你的声名，到值多少？”苗秃子两手挠头，笑说道：“这是温大爷无中生有谋害我。我若有这一句话，便是万世亡八，顽钱输断大肠。”郑三摆了茶食，吃后，如玉同苗秃与萧麻子拜年。萧麻子相随来回拜，同吃午饭。

次日，郑三设席款待，请萧麻子作陪。过了五天后，苗秃知如玉身边带着几十两银子，声言他表叔病故，要回泰安行礼；又和如玉借了四两奠仪，雇了个驴儿回家去了。留下如玉一人，日夜埋头上情。

一日也是合当要起口舌，金钟儿后面洗浴去了，如玉信步到西房内，见玉磬儿在炕上放着桌子，手里拿着笔，不知写什么。一见如玉人来，满面含笑，连忙下地来，让如玉坐下。如玉道：“你写甚么？”玉磬儿道：“我当紧要做鞋穿，描几个花样儿拣着用。”如玉道：“我替你描一个。”于是提起笑，印着原样儿，描了一个。玉磬儿站在如玉身傍，一只手搭伏着桌儿，极口赞扬道：“到的大爷是做文章的手，描画出来，与人不同；不但枝花头好看，且是笔画儿一般粗细，就是这点小技艺，也该中个状元。”如玉与玉磬儿原是要笑惯了的，不知不觉将手去玉磬儿脸上轻轻的拧了一下。玉磬儿藉这一拧的中间，就势往如玉怀中一

坐，用手搬定如玉的脖项，先将舌尖送来。如玉是个久走情行的人，不好意思丁了他的脸，只得也吮了几正，见见意儿。玉罄儿又急用手在如玉裤裆中摸索，见如玉的阳道长大，到手沉甸甸的，甚有分两，惊喜道：“你不但外才是天下第一，内才更是天下第一！金妹子不知怎么修来，得与你夜夜欢聚？”如玉急欲脱身，被玉罄儿一把紧紧的捉住，再也不肯放松。将舌头不住的往如玉口内填塞。谁想金钟儿嫌水冷，没有洗澡，止将脚洗了洗，就到前边来。走到东房，不见如玉，问小女厮，说在玉罄儿房内。金钟儿飞忙跑到玉罄儿门前，掀起帘子一觑，见玉罄儿坐在如玉怀中，拥抱着吃嘴。金钟儿不瞧便罢，瞧见了眼红耳赤，心上忍了几忍，将帘子狠命的丢开，往东房里去了。如玉失色道：“这不是个没趣味么？”说着站起来。玉罄儿冷笑道：“什么是有趣味没趣味？一个好姑老，也霸不了一个好婊子；好婊子，也霸不住一个好姑老。桃儿杏儿是大家吃的，谁还不是谁的亲老婆亲汉子哩。”

如玉也不理他，一直往东房里来。见金钟儿朝下睡着，叫了几声，不答应；用手推了几下，只见金钟儿一蹶劣坐起来，圆睁星眼，倒竖娥眉，大声说道：“你推打着我怎么？”如玉笑道：“我和你说话。”金钟儿道：“你去西房里说去，我不是你说话的人！”如玉道：“悄声些儿。”金钟儿道：“我不敢到街里吆喝你们去么？”说罢又面朝里睡下。如玉自觉理短，又见他怒极，难以分辨，待了一会，少不得又去央及。瞧了瞧，雨泪千行，将一个枕头到哭湿了半个。如玉扒在妇人身上说道：“你休要胡疑心。”金钟儿复翻身坐起，将如玉用力一推，大声喝道：“我不疑心，你两个连孩子都生下了。许别人这样欺负我，还不许你这般欺负我。你倒是取刀子去，杀了我罢！”郑婆子在南房内，听得他女儿嚷闹，慌慌张张跑进来，问道：“你又和温大爷怎么？”金钟儿见是他妈，说道：“你干你那老营生去罢，又浪着跑来做什

么？”郑婆子见如玉满脸上都是笑，像个愚央他女儿未停妥的样子，才知道是顽耍恼了，急忙跑回南房里去。如玉又笑说道：“你只是动怒，不容我分辨。我就有一百的冤枉，也无可自明。”金钟儿道：“你说，你说！”如玉就将方才的事，如何长短，据实诉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委的是他撩戏我，我何尝有半点意思在他？”金钟儿那里肯信？如玉跪在炕上，指身发誓，金钟儿方才信了，骂道：“我没见这样一种没廉耻的淫妇，自己搂上个秃子，混了几日罢了，又捞过起人家的口味来。教人这样吆喝着，脸上岂不害羞？”又数说如玉道：“你过那边坐去，就是你的不是。你先伸手拧他的脸，又是你的不是。从今后，你只和那淫妇多说多笑一句，我看在眼里，我就自刎了。”

两人正说着，萧麻子在门外问道：“温大爷在么？”如玉连忙答应，请人来坐。萧麻子掀帘入来，笑说道：“过了会年，屡次承大爷盛情，也说不尽。久矣要请吃顿便饭，怎奈小户人家，没个吃的好东西。昨晚小婿带来一只野鸡，几个半翅，一只兔儿，一尾大鲤鱼，看来比猪、羊肉略新鲜些。早间原来要亲约，我又怕做的不好，恐虚劳枉驾。此刻尝了尝，也还可以，敢请大爷到寒舍走走。”如玉道：“承赐饭，我就去。”金钟儿道：“就止认的温大爷，也不让我一声儿？”萧麻子道：“我实实在在的有此意，请你同去。想了想，小婿也是个少年，我脸上下不去，改日再请你罢。”说罢，陪着如玉去了。

到下午时候，如玉回来，郑三迎着笑说道：“大爷用饱了没有？家中还预备着哩。”如玉道：“饱了，饱了。”走入了东房，只见金钟儿才离了妆台，已重勾粉脸，另画娥眉，搽抹的那俏宠儿和两片梨花相似。下嘴唇上，又重重的点了一点胭脂；右额角上贴了半块飞金。将银鼠卧兔儿摘去，梳了个苏州时样发髻，髻下转遭儿插的都是五色小灯草花儿。换了一双簇新的宝蓝缎子满扇儿花鞋。见如玉入来，笑嘻嘻将金莲抬起一只来，说道：“你

看我这双鞋儿，好不好？”如玉上下看了几眼，一句儿也不言语。忙将门儿关闭，拉过个厚褥子来，铺在炕沿上；又安放了枕头；随将自己的裤子拉开，金钟儿一见，笑的了不得，指着说道：“好呵嗲行货子，活活的怕杀人。”如玉走向前，将金钟儿轻轻的抱起，放在褥子上。金钟儿道：“青天白日，着人听见，不雅相。”如玉道：“我顾不得了。”先按定吃了几个嘴，不由分说，将妇人的裤子拉下，没有半个时辰，把一个金钟儿弄的神昏意乱，舌冷唇青，口中就象小孩子们说梦话一样，绵绵不绝。

如玉替他系好裤儿，双手抱在怀中。金钟儿星眼半闭，将粉项枕在如玉肩上，不言不语。有两盏茶时，方才抬起头来，秋波斜视，看着如玉微笑了笑，有气无力的说道：“你好狠心！我今日竟是死去重生。我从十六岁出门儿到如今，丢身子的时候也有，总不是此番利害。”如玉道：“你此刻不觉得怎么？”金钟儿道：“此刻好些了。头前止觉得两耳内和刮大风的一样，身体飘飘荡荡，魂魄也不知在何处。”随伸手将头发挽了挽，就在如玉怀中，将鞋脚缠绑好了，慢慢的下地来，从新系紧裤带，坐在一傍。问如玉道：“日前苗三爷走时，我听得你说，教张华做甚么？”如玉道：“我身边带的几两银子，没多的了，我叫张华来，拿我的贴子，到人家铺中取去。”金钟儿道：“你这银子，还是拿贴子向人家借，还是取自己的？”如玉道：“我去岁卖了住房，花费了些，止存银七百两，近月又用了些，收放在我一个旧伙契姓王的手内。他如今与人家掌柜主事，甚有体面，月月与我出着七两利钱，任他营运。”金钟儿道：“此外你还有多少银子？”如玉道：“我还有三百多银子，买的一处房，在泰安城中。此外一无所有。家中还有些东西，年来也变卖的没什么了。”金钟儿听了，低头凝想了一会，忽然一声长叹，将秋波荡漾了几下，两行痛泪，长长的流将下来。如玉着慌，连忙抱住问道：“你为何伤感起来？”

金钟儿歔歔道：“我素日一片深心，才知道不中用了。”如玉道：“是怎么说？”金钟儿道：“我对你说了罢。你先日说从良的话，我父母定要八百两。你就拿出八面两来，他又要别生支节。我父母止生我一个，他断不放我嫁人。或者到山穷水尽，我父亲还可回心，我母亲断难松手。若是拚命相争，还还有几分想望。我昔日虽与你交好，到觉此心平平。近遇何公子鬼混了一遍，看来情真的人要算你为第一。数日来，时动倚托终身之想。素常见你举动大方，知为旧家子弟；总然贫穷，至少也有三五千两积私。今听你所言，使我满腔热衷，尽付冰释。是这等嫖来嫖去，将来作何结局？”如玉道：“若止是八百两银子，也还易处；我如今还有七百，将住房卖了，便可足用。日后寻几间小房儿安身罢了。”金钟儿道：“这都是不思前想后的憨话。一千两的家私，去了八百，家中上下，还有多少人口！余下二百银子，够做甚么？你原是大家公子出身，不但不能营运，连居家过日子，也晓不得。难道我嫁了你，双双讨吃去不成？你是个顾前不顾后的人，须得有个人提调你方可。你将来要步步听我说。就如萧麻子，名虽秀才，其实是这地方上的土棍，惟利是图。有他在此主持，也可免无穷的口舌。我闻得他已得过你七八十两。此人不与他些，必有祸端；若必满其所欲，你能有多少钱？此后宜酌与之。他如开口，可量为给付，不丁他的脸面，就是绝妙的待法。苗秃子在泰安，我也不知你与过他多少。经我眼里见的，也不下四五十两。若在有钱时，即随带个朋友也罢了。今你自顾不暇，那里有个他常常做嫖客，你夜夜垫宿钱的道理？依我看，他是个甜言蜜语、一无所能的酸丁，除了弄姓温的钱，连第二人一顿饭也弄不上。你便得罪了他，他也没甚么法儿报复你。此后他爱来则来，不爱来随他，断不可再拿银钱与没良心无用之人。张华大要早晚必来。若来时，你可虚张声势，着他与我父亲取银五十两。可暗中说与张华，过十数天后，写一字来，言王掌柜的向苏州买货去

了，还得一月后方来；别的伙计，未曾经手，不敢付与。像这样说，一迟延，便可支撑两月。到那时与他三十两，还怕他不依么？况我父亲又借着你八十两，这是一万年也不偿还的。像这样设法，一次次推了下去，就可暗中折除。宁可教你该欠我家的，不可教我家该欠你的。至於我父亲，虽系乐户中人，颇知点恩怨是非。我若立意从良，他也无如我何，事事皆可迁就。惟有我妈，为人阴狠。我从今下一番苦心功夫，愚弄他。不是我夸口说，止用费半年作用，二三面银子就可到你家了。”说罢，摇着头儿笑道：“你看我的打算，好不好？”

如玉道：“我温如玉本一介寒士，又兼世事昏愚。今承你指示迷途，我只有顶戴感激终身而已。同室内穴之约，慈悲惟望于你。”说着，恭恭敬敬作了三个揖。金钟儿笑道：“你还和我闹这些礼数？但只怕你们做男人的，眠花卧柳，改换心肠。我意欲今晚四鼓，同你到后园子里披发盟心，未知你敢与我说誓不敢？”如玉道：“我还步步防你变卦，你反疑虑起我来？说誓的话，正合我意。”果然到此夜四鼓，两人在后园内叩拜天地，啮指出血，发了无数的大誓愿，方才回房安歇。

《嫖经》上有四句说的好，正是：

十个妇人九好干，总然命死也情愿。

果能鏖战称他心，天下花娘随手转。



第五十三回 萧麻子想钱卖册页 挡人碑装醉闹花房

词曰：

册页提来欲卖钱，苦相缠，几回推托费周旋，已心嫌。

醉汉也来闹一番，岂无缘，被他叱咤即回还，弄虚
悬。

右调《太平时》

话说温如玉和金钟儿两人在星前月下，啗指盟心，自此后更添百番恩爱，行走坐卧，寸步不离。如玉不但不到西房里去，等闲连一句话也不和玉馨儿说。因此都弄下大心事。过了几天，张华来了。如玉将金钟儿教他的话，一五一十，都向张华说知。张华甚喜。又将苗秃子字儿取出，递与如玉看，里面写着：“急欲来试马坡看望。因刻下请了几个赌友放稍，收下人家二万块钱无出，关系脸面，愿如玉於张华回来时，千万设法那凑，定在十五天后归还。”后面又写了几句誓辞，是再不失信的话说。如玉问张华道：“苗三爷是几时放稍，又收下人家二万块钱，写字向我来借？”张华道：“谁知道他。”如玉道：“我那里有钱借与他？你回去时，只说将字儿忘记，没有着我看。”张华道：“大爷安心不借与他，只用说‘没钱’两个字，打发的他远远的；又不该欠他的，他会怎么？他使用大爷的钱还少？那一宗儿他还过？世上那有个借一百遍便与他一百遍的道理？若说字儿，大爷没有见，他还要借哩，肯轻易丢开手？”如玉道：“直直的说‘没有’两字，不好看。太太当日病故时，他也曾出过力。只以好言回覆，说刻